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唐彦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峒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見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為寄爾東坡捉筆近下時善運筆而猶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為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后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常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維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携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徒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

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為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蘓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於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常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迨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揭近似郭功甫家張良史帖

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研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為自得至於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



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焉然是樂也正如  
朝菌與夏虫爾尚何足為元發道邪因載所自得者以系  
歲月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為第一  
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  
圓秋之於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  
也自非出於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  
瓦注者巧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  
得之於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盃詩復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  
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  
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畝相示而東  
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法  
然流涕因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覘之幾不出於一人之子其  
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  
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勝覬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



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于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選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為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入所在曰兀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十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断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數十應斧断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

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卜於是乎書

跋蘇黃衆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是可喜大抵蘓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生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舊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無咎駁欲度駢駟要亦不凡睿達特立不群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直質此乃未入川

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為羞澁或未免墮  
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sub>之</sub>相別六七年豈所謂  
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惜隨所因地  
而生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sub>之</sub>利益無一毫  
髮自吝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厚強果獨立不惧  
蓋其尊生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  
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畧無退轉之如是也改  
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女

中山控北虜為天下重鎮時<sub>選</sub>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  
帶折衝尊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  
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定州安  
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  
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興公溫陵魯仲錫為定俸  
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  
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晚角動為期方從容醉後間多令  
官妓隨意<sub>歌</sub>于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于老  
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  
向慕者老人笑而領之解后方論穆天子事頗謫其虛誕  
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總點定五六字爾坐中



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  
為中山一時盛事前因莫與比而后来者未必能繼也方  
畝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  
日夜葛大川出此時於寧國庄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保所問例悚息  
失措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隨弗惧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  
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今南徙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  
轉嘉眉謁蘓明允墓上娥媚山禮普賢大士不巫峽訪神  
女祠寓荆渚久之居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  
年方到官終七日而能所至遮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  
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  
呼克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

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  
又次之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為主故先生長者往  
為之歛衽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  
為嶢路轉運通判輒奏徒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鳴  
呼聖日其可欺邪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之  
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趙景  
修獨以為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為美何獨羊之大

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為輕重高下未嘗  
毫髮出於已審如是子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回其迷妄雖  
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擡於今之學者可勝嘆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  
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故加竒雖未必然要是甚得  
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蘓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大一辭雖  
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  
固亦不能形容至此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



知摩誥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秘頃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期可以論文矣魯直此字云比他所作為勝蓋嘗自贊以謂得王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為成特之語至荆公逸飄縱橫畧無疑滯晚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々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即位者猶不當即位也書上皇還京師

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萬物也哀々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返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其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餒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々甚也語言出于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于一律蓋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世故能吟呻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於此

跋山谷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々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持於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

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為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拘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寓與淮南西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為守多者薦紳間

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為勝地然獨無文詞

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之論魯直自放廢中起吏部即再

辭不起遂請無為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幾一年方到官

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不能多而天

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真蹟及其所及之人

物皆不可得為不足由是當塗昂然真東南佳處矣事固

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托特無

有力者小發明之則淪落堙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蘓

小真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技能果如何而偶偕文

士一時筆次黃綠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渠不諒哉如歐

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為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



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意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  
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  
知在楊氏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  
誘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  
云歐靚腰肢柳一渦大相推拍小梅歌舞餘細点梨  
花兩柰此當塗風月何蓋為是也

### 跋魯直頤菴記后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人頤菴  
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徧知為世矜  
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於游戏中未  
常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

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為回  
互而靈源既居之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  
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範之  
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  
可以通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  
禪床拘折拄杖唱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真作家手段但恐  
徒有其語耳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尚在也試  
為予呈似靈源遂清拈魯直之語固書見報隔宿不問道  
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為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毫髮低昂也魯

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  
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扳李泰和顏清  
臣為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試懸為有餘未易只赤論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  
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竒之搃不可留后親作  
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  
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常不學書者也元章懷  
舊戀知故過其墳為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  
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研額望耶

又

米元章為蔡何撥發王元龍為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  
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  
到一見一為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球之術榮辱之兆見於  
頃刻相值姑熟解后題記歲月乙酉天寧前一日米

芾



是非邪正亦可移以於好惡至墨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  
於是乃有以曲為直以白為墨者徃々從而和之蓋不得  
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為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  
而好惡輒為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  
在鍾王季孟間然后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  
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  
擊節不已則與余文潛實在其未光為崇寧五年正月二  
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  
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

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唇鼓舌遂獲逞於其  
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不謹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題跋

跋采石三亭詩詩見第一卷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遊於瑤池之上信余所初見為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携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何以扶持否耶要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捧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常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蘇作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吐、殊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嘆不已聊擡其警策以實來索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余所病而嘉甫乃以自置定論於予不其虐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屈所能彷彿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擘之地徧四家詩從而命優劣

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

張大享  
字嘉甫

跋吳思道小詩

長短句於遺詞中最高為難二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不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少闕至柳耆始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中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間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皆有據而其妙見



于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可得髣髴  
哉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只  
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  
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疎墓詩

曼卿踈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便難事不為小廉  
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為如己一有相值藐然不少降意  
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慨  
論刻引物連類一切取力古人君相心竒之而適以多事  
為戒故不果用雖在秘書不屑夜遊浮沉里巷間見者如  
遇於雲烟中與所善飲酒其命至無筭竟席不友一語引

去至今指其地為神仙所降方大醉開省西門卧大慶殿  
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為曼卿也率辟易以手加額上  
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  
圖南與夫自挾於搶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鱣睨  
睨於蹄涔孟枸之間欲永合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  
駭或譏且罵和要亦如吾所素而無媿焉可也文詞翰墨  
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剪、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  
夸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八月初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定康間上方勵精政事招揀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  
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不頽



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上下也曼卿用  
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  
金大貝十襲珍藏以為子孫不朽之傳况其先世遊從之  
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且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由足以  
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發  
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常詆俱學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  
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為定則肉不勝骨、不勝筋明  
矣鐘繇問蔡邕筆法於誕而誕不與以至槌骨嘔血魏太  
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

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泥乃為極摯余歷覽近  
日號能書者獨於正叔得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  
刑於誕幾何而不相先後耶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  
余所見魯直乃自謂爾惜乎正叔今以失明則此書不復  
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廢而畫筆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  
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  
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委曲  
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錄、因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  
叔既病目廢而魯直先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童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  
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  
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謂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寧  
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闕宛轉絀絳能到人  
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  
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  
胡孫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童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解后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同勞甚

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俎間以尋  
平日美况未幾遽以相及每為之呻吟絀絳未必中律要  
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  
幾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面過而悅之遂將委質  
為其接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  
故接卒歲注望雖博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  
每為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  
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計繼出二闕予嘗報之曰已儲一  
升許液以候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裁之墮賧尤物不柰



久不獨今日所歎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歆引後

凌歆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持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綠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因已超然絕詣獨無亘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已者則方回之人物之可量已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於今者惟此教帖予嘗得臨之後每見每為

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為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宜畫八人易深然於立身行己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篆味要之精於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行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揚元發

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瑞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為右軍書或為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况道號遂知為唐人書而後龍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為佳字耳何必紛、於唐晉也

### 跋樂毅論

高岫為湖北轉運使道中間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断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至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為畫或

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為瘦也

### 跋李衛公書

予讀紅紋妓傳得衛公之為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題跋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其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連筆如插兩翼凌轆於霜空鵬鷗之後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浸

昧茲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強自主宰以文其所昧端可難也

又

作字為文初必謹嚴於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涉前人輒迹則為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為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為不妄發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於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固未嘗見

跋荆公薦鑿生德餘奏章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間人不堪之人一秀眉明目將刺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逡巡前後却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鑿自名稍即之蓋有識能文詞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解后此行故相遇馬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鑿行先又從王荆公遊寓於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荆屢免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鑿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忤其行足矣荆公曰子果不凡也即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荆公而有夸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謂見其藏而聊識于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為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遇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



踵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一  
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竒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掖獨不  
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  
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  
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  
二年八月十二日書

跋荆公補成良臣克大監生奏草後

山濤啟事蓋以一時人物為已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  
至草澤方伎由所啟者徃々名世荆公自任以天下之重  
固不可以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寧三年  
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為世第一要之知書為難能者乃信  
此語

跋君謨荔枝帖

學書主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  
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  
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為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  
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澁運墨下勝而然  
其如堅勁不撓脩畫象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王家君謨隸直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脩象體蓋前行善作字者類如此雖不



為君所制故無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日次玉具飯  
仲彌述之端叔作家并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  
乍霽霜天陰徹極為勝遇也

跋王安國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曷皆可人意非細絳展轉不能中程  
度諧律呂文要國子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  
得於樽俎間為多嘗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畧可  
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  
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英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金  
茲境可勝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  
諸葛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  
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榻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  
嘗有類今所傳者叅訂獨定州本為佳似是鑄以當時所  
臨本模勒其位置近位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以為薛  
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  
辨真贗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為事故卓然名家  
者班班可記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名以歐虞諸人  
槩之則始可不同日語頃見季海所作圓覺經字如某莖



大精神位署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喜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為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判非士人知書學書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惜其名士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若毫髮然後為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校當知預言為信

跋陳伯修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耻不懈於位建安陳師錫伯修異日當近之予固未識伯修姑以瑩中之言誥之

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解后於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修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不  
予曰伯修得中瑩中已久而彼將柰何中美反唇而不答  
後伯修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  
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權御史論事不合  
亟去已而校秘書歷中臺出使為州再踐御史堅勁豈弟  
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反  
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於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逼真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慎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着芒鞋見子發於清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為之倒履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航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巳百筠直視取醕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謹傳曰吾史君有客是不可不往敬却戶外之屣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庾詞為謝而口未嘗啟也予為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遠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為謝

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挈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賣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蕃達帖

予官四明與蕃達為僚時纔二十餘雖

好書

而慢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蕃達而特展轉開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晚至於近古無蹈姿媚以悅可世俗為工今則沒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於斯言



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為主傳模既已失真又恐流傳分布總見行筆次序爾要之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邪懷素字 肉多當時固已調之云慙肥和尚豈能作清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相行後

或為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象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况而又以閔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深致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屨踐皆可追配昔人不當止謂之畸面易之蓋自風雅之後

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寧園若虛首座之夫笠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為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號甜羨為潤筆直一段佳事會者天寧慶西庵琳禪鑒仁姑溪老農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跋畫贊洛神賦

畫替在丁文簡公家熙寧初予與公之孫義叟上民遊嘗  
 密以相示錦囊十襲非甚疑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  
 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真跡果何在耶洛神賦乃  
 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之孫延年翁孺尤見厚每過其  
 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犹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  
 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



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辭之所斫確記叙之談貫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惟法之可勝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為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巖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真善書者也正行蓋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先後

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為第一於今所傳正書為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如何也拊卷增感

古帖

叙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成於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呂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名字余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為是

跋吳仲鹿書

前輩於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

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定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與秀為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公文詩

余為兒童時誦米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尔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瑞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為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將用為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為功甫二歎余以謂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甫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中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及漫而屢歎竊謂倫類中豈漫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為警尔晚迂江上遂於衣冠中遍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為不誣初有疑於異類而今輒見之於人而又傲然歆豔一偶方且有臨之者是可駭也可勝歎即維於禍可得而逃哉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莫途遠為造甫命駕矣有當其所前者頭不裹而髮翦鬢領無鬚而立琅瑯持短封頽余歆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祭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意數十語之間鋪叙一場佛事

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歆不報其可得耶既報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昔王劇為鳳閣舍人一時號為敏麗嘗大進班齊同日七八制下劇命教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適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後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為約庶几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謂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束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畫

劉琢為宣武節度使每大饗牙進歌童舞女琢以為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胄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氏豔

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真古多名將之事也尚何  
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親致位通顯而耻以之  
自下輒感慨激厲取名戎馬間卒提衛兵危得鉞遽不幸  
視其趣尚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  
夫習膏粱以玩於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  
下承平日久矣斯人者不得崛起於功名使衛青霍去病  
輩獨高於前世而宛可勝歎雅蓋將有附卷想象欲作而  
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  
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况託死耶凜々若人至  
今尚友生思道獨友之於千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  
真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  
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  
未彷彿於議論商確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  
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薦下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於

冒次也想像轉展一頻一笑拱揖步驟折旋俯仰至於眉

須膚髮已來歷々可數可數如扶携傾倒論難抑揚之祭

也晝而思夜則往々蕪於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即並

轡闕迹之下與委蛇班例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也

嗚呼子一去雖冥々寂々無路可從然子之所寓予已得

之而無疑其清都紫府雲衣玉簡寔子之素志而今輒末

及者豈有以託之而適乘其絲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

哭之幾不欲生已而丹旒之歸又得哭於江上蓋嘗寫子  
之哀而宣之以祭也於是子之孤羸然哀服執徐夫人之  
喪來訴之於子曰將遷子之柩合葬於惠山之陰而用子  
昔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藏予固所願  
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搖遽不能自果亦初不謂子  
由此而來遂失阡隴為憐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  
矣乃天若有所制也哀疲苟生餘日無甕既不得憑棺一  
慟又不得送撼鋒之聲以臨其壙而雪涕也不腆像物聊  
致一奠庶幾不忘疇昔為予隨所厚薄屬饜而盡醉也

祭折渭州文

理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逢世

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廊清  
弗鼓而勇彼絕漢來天都其藪烏竄鼠伏恃此以久於赫  
先廟神靈在天既遺聖子又委公賢猷倖重光收功大觀  
高旌巨節以極歆羨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胡不淑正晝  
而止上自朝廷下至蕃漢歎惜震悼情無少間矧我以鄙  
早辱公知歟計失散既驚犹疑十年江湖望公天際公不  
我遺軫卹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公有令子實我弟昆  
臨喪無從又阻報緋有淚如涼淋浪冒臆

祭文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厚沈懿莫或瑕類固不委歿必  
有對落羿毅中遊豈在外表柔裏剛如未嘗淬一振其鉞



萬牛可膾彼不知我、何彼罪命非力勝誰進誰退嘗謂  
涉世有同碾礮運轉循環即向輦惟我低昂無彼殿最以  
是始終一槩諸內白首歸来自信不昧度幾百年遠與德  
配如器琉璃忽尔破碎求仁得仁公則何慙彼諧人者寧  
不知悔方公之歸亟欲往會杖屨周旋豁我菴薈差池未  
及奄隔明晦茹歎啣哀薦此一醉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漫如是八十之年  
臨終而仙冥告之符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  
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翕然宗之有德有功  
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禳除以待公歸茫茫青都表

淨土不仙則佛固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生者之情  
徒啜其泣酸羞羅列醉筭後先去聲庶與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鶚雪野之驥既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相一德  
好賢下士知公有才首擢已試浮雲雖作旋亦昭示事任  
遽隆寵榮斯洎如何不享使我增喟嗚呼我登公門公甫  
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達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穉指公語我  
此即特慧它時可觀吾家或世四十四年利害多契情好  
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遷為衆所棄公獨不恤問勞相繼  
間遣其子頌我窮裔奉言恩勤實自高義比家金陵公且  
適至莫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壽骨可恃鷄黍田園



約我為備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願公直前無跋無慮公能  
信然亦我之利別未兩月忽訃已逝不覺失聲公而止是  
公可令子敏洽而藝庶其緒餘必踐無媿雖不終享足以  
為遺獨我報公幾至無地歛不得親器不得致託長號侑  
公一醉

薦亡疏文

藏雲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雪  
歲月易遙恍如夢斷音容雖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追  
伏真乘而仰導適臨諱日恭疑靈園延西竺之勝流演貝  
葉之秘說上林震動俄瑞雪之來符歌頌抑揚猶內官之  
化現光明說法之地散漫雨花之天召此休徵尤知顯某

人神遊不昧寶界安居徑徹三摩永謝諸緣之漏同舍一  
處長陪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所利者葬書阡隴既營適逢於忌日載念劬勞  
之重難忘追慕之懷祈哀覺皇正位新室庶修崇之不昧  
達增上以弥高非徒僅致於莊嚴兼乞告成於遷奉伏願  
某人周旋饒益資藉光明即福地為萬世之安躋妙緣於  
三界之外金沙布地瑩如清淨之蓮華玉偈聞音超證飛  
昇之化佛

二月四日坟山齋僧轉經追薦

與人異輒問佛知因乃能所願必從是故有感斯應眷言



我氏既掩泉宮茲臨屬纊之辰尚昧應緣之地恭依新鑿  
仰達真誠憑齋修持誦之功薦資藉莊嚴之福設猶沉滯  
遂獲超昇如在功名更期增上伏願籍平生之信向伏今  
日之脩崇地布金沙安居於淨土音聞玉偈不捨於紺容  
永辭濁惡輪迴常為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劫迷塵諸佛願心務求一切苦趣恭惟  
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  
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伏今日之良因沉冥不滯於闇途安  
養常居於樂國王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  
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青詞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還醮

人無所知有急則禱天能必應惟意是從故禱應常為低  
昂而天人實相表裏伏念臣男堯光比出瘡癩輒昧療治  
勢甚綴旒遂茲叩請報如答響竟獲痊安因其日之受生  
謹乃心而致謝仰冀高明顯降衆聖普臨靡間媿蟻之甚  
微俾享丘山之永固精誠昭格洪造難酬誓以始終長依  
保佑

疏文

請悟老住隱靜

碧霄勝地杯渡道場乃東南第一叢林真佛祖第三境界宜  
得毗耶之士重開唐菊之花啐咏既同机緣斯在悟公長  
老月溼衆水雨澤群生爛然天下之名信矣僧中之寶諸  
聖梵回推去高情惟務退藏雖巨漫明珠自謂韜光之得  
便然疾風勁草固應有目之難逃法已在茲理容必致何  
勞飛錫見成行道之區願副傾心同罄後天之祝

請誓老再往天寧

諸法各有夤緣常情強自起倒况無位真人只於面明上  
出入而好事君子却於眼界外尋求欲識今日主人便是  
前時長老誓公禪師了這個事得無碍才神通妙用盡入  
鉗鎚世諦宗風有同水乳此地後來歸向其勢再須住持

方朝廷普極修崇於時節尤為際會祝聖人壽既同在慶  
焚修祝祖師禪更為重新提掇

請祖燈禪師住崇寧

祝聖人壽無出上乘說祖師禪須歸作者惟賜額改新未  
久而當人適值為難啐咏既已宴府建立自然相契僉言  
斯允令舉是宜祖燈禪師負天下名如星中月南北道靡  
不通達內外學悉能兼談大雄能仁若到今時解空多聞  
俱膺上首可謂青天白日凡眼亦知其清明無論翠竹黃  
花有時畢資其運用雖長袖難施于褊小而慈航寔計於  
通春言向德之誠何異念家之客既茲幸會似應宿緣虎  
步龍驤願赴群心之抵目雲蒸雨澤佇覩萬物之回春法



鼓一聲潮音四徹

請祖燈禪師住院

大用現前固有投机時節圓融斯事須憑本分鉗鎚况此  
政通人和已是風移俗易盡出吾君之賜不勝臣子之心  
爰建法幢鼎延德器庶假一毫之善仰禪萬仞之崇日月  
增輝龍天共證祖登禪師四馳令譽三座道場疑與歷陽  
之人同受靈山之記瓜爛落緣熟可知密就花存因成敢  
味輒效觀音之功請遂見弥勒之下生願震雷音十方普  
應

請祖燈禪師住大衆

一性融和本無系著諸緣解后遂有去來方截斷當塗要

津又復作歷陽上首叢林雖云小大盛衰實繁抑揚聚散  
有時蓋細非事而勸請之王仍是作家幸垂難思議心重  
據實華王座祖登禪師如日正午似地擎山初不計其光  
明遽自成之孤峻聲名常在掩覆固難啐啄已分飛騰斯  
契天高地厚既同祝于萬年川納海容願均慈于一子

廣慈青山建庵

橫挑住杖几年遍歷諸方高掛淨瓶今日却尋住處既認  
得本從面目又不妨建立門遮珍重青山齒搖髮白蕭疎  
生計囊乏鉢空維摩丈室未建修趙州繩床無處頓

又

道人話計志在林泉禪客生涯心棲雲水草以為庵雖無

丹雘之初粗有茅茨之費中局基地已憑自己增工外境  
莊嚴須藉傍人着力

黃助教藏雲山齋僧

諸佛現前有感斯應至誠不昧觸處皆通既因勝殘以自  
期實念常生而致禱輒依福地恭置堂羞廢資饒益之仁  
同證圓明之果燥迦邏眼既由種々以普臨不退轉心更  
莫重々而無盡

禪岳化修造山門鐘樓佛殿

兜率陀天雖一心之可到妙莊嚴品捨衆力以難箇眷茲  
披蓁莽以興宗亦既歷時之綿遠漸成保社尚缺津梁如  
人之身面目最為大者是役之務殿閣豈宜緩哉唯其費

用之極多所以經營之反後轉憑不退轉之誠懇博謀無  
滯礙之檀那此日世緣暫尔破慳而見助他時佛會莫云  
相識之未曾更俟焚修仰資報應

化度牒

祝聖人壽莫如度僧現比丘身是亦說法能體一時之想  
非昔日曾膺受記則今朝豈易發心輒放巡門之求以接  
開壇之便跋渡那相果獲助緣兜率陀天定須相見

路西政和圩共修青山中元水府行宮

倍諦自欺異同相党神工不宰正直是司眷盛德之威明  
寔吾邦之依止每感必應無隱不周將有事於汙萊復並  
受於侵冒庶格終始之吉嘗邀輔佑之仁果獲奏成敢志



照報非膠羞不足以答丕貺非象設不足以顯至靈是用  
博謀食利之則就啟來臨之館一則便圩農之嗣禱一則  
表福善於無窮竊首錫禹之圭兼證吠堯之犬

路西圩成修水陸答謝

大慈大悲則光明四徹無遮無碍則平等一如既能周遍  
河沙最為利益功德上自諸佛菩薩下至餓鬼畜生靡間  
幽微普同供養比舉大役時有異心輒歸命於上緣莫協  
謀於茲事果蒙顯明遂獲奏功謹揆日以修崇用酬恩於  
成就衆生差別父子未免於交攻至道坦夷胡越可回其  
弗類更期佑獲相與始終  
為畢悟宗求化為僧

昔自在王應物以化普為有情今畢悟宗順俗而行止求  
得度念一佛出則是一時境界必千人緣者乃千處津梁  
故資一以投誠俟滿千而示相妙高孤絕已知向上之階  
梯臂摩挲會是本來之面目庶憑願力同結正因

天寧寺翻瓦藏殿印千佛求化疏

風雨其除人事固為先務齋粥之寄禪林豈可後時况龍  
宮海藏之所流通而檀那善友之所歸向既救則安能不  
作欲作則未免有求輒覲信心同圓妙果或專一佛而布  
施或兼衆力以修崇庶資無盡光明共證當來利益

還願水陸齋疏

吾佛之於衆生猶親之於愛子凡呻吟之所及必極救以

無違是故作大醫王務欲酬諸願力然轉誦觀施則未免於偏系而歌揚贊頌則僅足以莊嚴惟無遮無礙平等之大齋乃盡善盡美極至之勝事普沾利樂靡間幽微比發誠心仰投覺報異茲功德之重遂蒙感應之符果致危疑遽諧解釋謹奉阿難之教律脩修天監之科儀如接晦明悉依召請既荷降臨之不昧更期保佑以相資永賴慈恩益縣世筭

南禪推藏疏

仰祿而食悼既往之擗虛求田以歸世庶將來之有託比間路西之後適符令下之新經始之初潔誠以禱敢邀佛力之助冀皆歲事之成謂一大藏教備載三乘而十轉地

全收萬善果獲光明之報粗償種植之勞輒謹素心奉酬夙願場圃方作尚懷薄厚之疑廩廩所儲更冀圓滿之益餘自今日常保豐年旁及衆莊永無後患

采石修殿

叢林所居殿宇為之冠冕捨施之利香火乃其津梁一瞻一禮必自是而精虔萬法萬緣須此而發表比將徹故而增葺不免有求設非篤信於莊嚴豈能是見助惟茲地最當衝要凡上士常所經行入口則多素願欲還出江則望好風相送設誠良便舉眼有歸筆頭果遂標題世路倍增遶益

為人作求三衣疏



既見比丘身當受甘露戒沙彌之相尚染於溷黃如來之  
衣須同壞色雖正法王之子未沾施主之恩願捨諸漏以  
發心使備三衣而得度今日毫絲之助他年狐貉之居若  
更一念出塵便向三摩受記

修黃山廟疏

嶽鎮安靈隨方顯祐嘉寧表異無地不歆眷黃山之崇寔  
江國之依止禱祈雖遠而必至報應如響之答聲有赫威  
明常在瞻仰廟貌儼存於雄峻棟於良藉於莊嚴歲月屢  
遷風雨乘間既有傾頽之慮可忘完葺之圖是用徧謁於  
信心蓋欲共成於盛事至誠所格幸階喜捨之同降福是  
承式契冥符之驗

又

天無私親蓋委神而表著神則真正實代天而炤臨恭惟  
仁聖之司全分造化之寄故在在處處戴之如父母而冥  
冥蠢蠢因之托死生既昭示以不誣於欽承而敢後適瞻  
翳暗且復隳頽非徒邀福之未嚴是乃吾邦之可恥謹投  
誠於信懇將丕顯於增完庶几不日而成共致如心之報

又

揭虔爰靈廟貌所以建立謀新政舊檀施所以修崇洪惟  
德配於兩儀久矣福臨於茲地靡間幽微之側常如俯仰  
之親凡念之具應期而答雖慈親一子之愛猶有異同而  
神威萬變之鼎略無厚薄豈位直之浸弊可營造之不圖

敢竭丹誠徧祈正信共致維心之感相成協力之恭毫髮  
苟輸丘山必報

采石廣濟院求化造塔

高頭所示來遠目之信心建立非難託正緣於衆力眷茲  
勝地俯瞰大江寔中元水府之鎮臨而前世名流之履歷  
舟楫之所臻湊人物之所追尋固宜表見以發明况復祈  
禱而感應風濤不測脫性命於頃臾名利是囿携妻孥而  
來往方有求佛力忽出於雲端何異父母之再逢宛若迷  
途之有遇領饒益之如是豈修奉之可遺輒募特達之檀  
那共成無盡之功德妙莊嚴品既知步步階梯不退轉心  
當證重樓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詞曲

水龍吟中秋

晚來輕拂遊雲盡捲霽色寒相射銀潢半淹秋毫欲數分  
明不夜玉管傳聲羽衣催舞此歡難借凜清輝但覺圓光  
罩影冰壺瑩真無價

聞道水晶宮殿蕙鑪薰珠簾高挂瓊枝半倚瑤觴更勸鶯  
嬌燕姹目新魂飛翠縈紅繞空吟小研想歸來醉裏鷓鴣  
鳳朶情何人卸

驀山溪次韻徐明叔

神仙院宇記得春歸後蜂蝶不勝閑惹殘香縈紆深透玉



微指穩別是一般情方永畫因誰瘦都為天然秀  
桐陰未減獨自携芳 再弄想前歡拊金樽何時似 憑  
誰說與潘鬢轉添霜飛隴首雲將離應念相思久

又 北觀避暑次明韻

金柔火老欲避凡無地誰借一簷風鎖幽香惜 清邃瑤  
階珠砌如膜遇金篦流水外落花前豈是人能致  
擘麟泛玉笑語皆真類惆悵月邊人駕雲軒何方遣意公  
絃咽處空感舊時聲蘭易歇恨偏長魂斷成何事

又采石值雪

蛾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報一陽生更佳雪因時呈瑞句  
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深水壺裏

平生選勝到此非容易弄月與燃犀漫勞神徒能驚世事  
如此際天意巧相符須痛飲慶難逢莫訢厭 醉

又

晚來寒甚密雪穿庭戶如在廣寒宮驚滿目瑤林瓊樹佳  
人乘興應人得歡多泛新聲催金醖別有留心處爭如只  
裡後個人言語撥盡火邊灰攪愁腸飛花舞絮憑誰子細  
設與此時情歡暫歇酒微熏還解想思否

滿庭芳 八月十六夜景脩韻東坡旧詞因韻成此

一到江南三逢此夜舉頭羞見嬋娟黯然懷抱特地遺誰  
寬分外清光潑眼迷滉漾無計拘欄天如洗星河盡掩全  
勝異時看佳人還憶否年時此時相見方難謾紅綾偷寄

孤被添寒何事佳期再覩翻張望重疊關山歸來呵休教獨  
自腸新對團圓

又有碾龙圖為供求詩者作長短句報之

花陌千條珠簾十里夢中還是揚州月斜河漢曾記醉歌  
樓誰賦紅綾小研因飛絮天與風流春常在仙源路隔空  
自泛魚舟新秋初雨過龍團細碾雲乳浮甌間殷勤何處  
特地相流應念長門賦罷消渴甚無物堪酬情無盡金扉  
玉牓何日許重遊

玉蝴蝶

九月十日將登黃山遂為雨阻遂願止  
陳君俞獨不至已而以三闋見寄輒次其韻

坐久燈花開盡暗驚風葉初報霜寒冉：年華催暮顏已  
非丹攬回腸蛩吟似織苗恨意月彩如推恹無歡篆烟縈

素空轉離盤何難別來幾日信沉魚鳥情滿關山耳邊依  
約常記巧語綿蠻聚愁窟蜂房未密傾淚眼海水猶慳奄  
更闌漸移銀漢低泛簾顏

早梅芳

雪初消斗覺寒將變已報梅稍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自  
柔軟嫩苞點綴綠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漸融  
和開欲遍密處疑間天然標韻不與群花開深淺夕陽波  
似動曲水風猶懶最銷魂弄影無人見

謝池春

殘寒銷盡疎雨過清明後花逞飲餘紅風沼縈新皺乳燕  
穿庭戶飛絮沾襟袖正住時仍晚晝著人滋味濃如酒



頻移帶眼空只恁厭：瘦不見又思量見清溪一派瀉揉  
藍岸草毯：記得黃鸝語畫簷喚狂裏醉重三春風不動  
垂簾似三五初圓素蟾鎮淚眼廉纖何時歌舞再和池南

春光好

霜壓曉月收陰斗寒深看盡燭花金鴨冷捲殘衾卯酒從  
誰細酌餘香無計重尋把夜來相見夢寫文琴

千秋歲 詠疇昔勝會和人韵後篇喜其歸

深簾靜畫綽約閨房秀鮮衣楚製非文繡凝脂膚理膩削  
玉腰圓瘦閑舞袖回身 語凭肩久

眉壓橫波皺歌斷青、柳欵透壁壺頻叩鬢棲清鏡淚漲  
芳樽酒難再偶沉、夢峽雲歸後

又

柔腸寸折解袂留清血藍橋動是經年別掩門春絮亂歌  
枕秋蛩咽檀篆滅鴛衾半擁空牀月  
粧鏡分來缺塵污菱花潔嘶騎遠鳴機歇密封書錦字巧  
綰香囊結芳信絕東風半落梅稍雪

再和前意

萬紅暄晝占盡人間秀怎生圖畫如何綉宜推蕭史伴消  
得東陽瘦垂窄袖花前鎮憶想思久  
淚裏回紋皺好在章臺柳洞戶隔憑誰叩寄聲雖有雁會  
面難同酒無計偶蕭、暮雨黃昏後

又

休嗟磨折看取羅巾血殷勤且話經年別庭花番悵望簷  
雨同嗚咽明半滅燈情夜々多如月  
無漫傷離缺共保冰霜潔不斷夢從今歇收回書上絮解  
畫眉頭結猶未絕金徽泛處應能雪

又和人

中秋纔過又是重陽到露乍冷寒將報綠香摧渚艾黃窠  
攢庭草人未見藍橋謾促霜砧搥

炤影蘭缸暈破戶銀蟾小樽在眼從誰倒強鋪同處被愁  
卸歡時帽頂信道狂心未歇情難老

又用秦少游韻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退天暮迥雲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

寒微帶初睡起翩々戲蝶飛成對

嘆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々香信斷然  
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

臨江仙

知有良風花解語從來祇許傳聞光明休詠藻宮新擁身  
疑有月襯步恨無雲

莫把金樽容易勸坐來幾度消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將  
千歲日占斷回時春

又

九十日春多過了尋常偶到江皋水容山態兩相饒草平  
天一色風煖益雙高



酒病厭、何計那飛紅更送無聊鶯聲猶似耳邊梅難面  
巫峽夢空恨武陵苑

江神子

惱人天氣雪銷時落梅花日初遲小閣幽窗時節聽黃鸝  
新洗頭來嬌困甚纔試夫羅衣  
木梨花拂淡胭脂翠雲歌歛雙眉月淺星深天淡三繩祇  
不道有人腸斷也渾不語醉如痴

又

今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泛容須信懽情回首似旋風  
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鴻恨應同苦重休把愁懷容易書空只

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萬蓬

又

闌干拍遍等新江酒頻中恨每、投得花開還報夜來風  
惆悵春光留不住又何似莫相逢

何處相歸鴻與誰意千重婉思柔一旦捻成  
空彷彿么絃猶在耳應為我首如蓬

清平樂

西江霜後萬點暄晴畫璀璨寄來光欲溜正值文君病酒  
畫屏斜倚窈窕睡痕猶帶朝霞為問清香絕韻何如解語  
梅花

又

蕭、風葉似與更聲接，欲寄明當非為怯。夢斷蘭舟桂楫，  
學書只寫龜鴛鴦，却應無奈愁腸安得。一雙飛去春風芳  
草池塘。

又聽楊妹琴

殷勤仙友勸我千年酒，一曲履霜誰與奏。解后麻姑妙手，  
坐來休難塵勞相逢難似今朝。不待親移玉指自然瘳處，  
都消。

再和

當時命友曾借隣家酒，回曲不知何處奏。夢斷空思纖手，  
却應去路非路。遙今朝還有明朝，謾道今能化石。須知石  
被人消。

又

仙家庭院紅日看，晚一朵梅花換畔枕。玉指几回拈看，  
擁衾不比尋常。天涯無恨思量，看了又還重嗅。分明不為  
清香。

浪淘沙琴

霞捲雲舒月淡星疎，摩微轉軫，不曾虛彈到當時留意處。  
誰是相如，  
魂斷酒家壚路，隔雲衢。舞鸞鏡裏早粧初，擬學畫眉長內，  
史略借工夫。

卜筮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思君不見君，但共飲長江



水

此水幾時休  
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  
定不負相思意

憶秦娥 太白韻

清溪咽  
霜風洗出山頭月  
山頭月迎雲歸  
送雲則不知  
今是何時節  
凌歊望斷音塵絕  
音塵絕  
帆來帆去天際雙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詞曲

蝶戀花

天淡雲閑晴晝永  
庭戶深沉  
滿地梧桐影  
骨冷魂清如酒醒  
夢回猶是前時景  
取次盃拌催醕酌  
醉帽頻欹  
又被風吹正  
踏月歸來人已靜  
恍疑身在蓬萊頂

又

玉骨冰肌天所賦  
似與神仙來作烟霞侶  
枕畔拈來親手付  
書寫  
終日常相顧  
幾度離披留不住  
依舊清香只欠能言語  
再送神仙須愛

護他時却待親來取

又

萬事多歸一夢了曾向邯鄲枕上教知道百歲年老誰得  
到其間憂患知多少

無事且頻開口笑縱酒狂歌消遣閑煩惱金谷繁華春正  
好玉山一任樽前倒

又

為愛梅花如粉面天與工夫不似人間見幾度拈來親比  
看工夫却是花枝淺

覓得歸來臨几硯盡日相看默情無限更不嗅百遍  
分明銷得人腸斷

浣溪沙梅

水門頭玉條能令江漢客魂消只應音信是春潮

了又羞緣我老折來同嗅誰許招憑意問妖嬈

又

玉室金不動塵林稍綠徧已無春清和思一番新

道骨仙風雲外侶烟鬟霧鬢月邊人何妨人醉到黃昏

再和

依舊琅玕不染塵霜風吹斷笑時春一簪華髮為誰新  
白雪幽蘭猶有韻鵲橋星渚可無人金蓮移處任塵昏

又

昨日霜風入絳帷曲房深院綉簾垂屏風繞曲盡生枝



酒韻漸濃歡漸密羅衣初試  
初  
已涼天氣未寒時

西江月

昨夜十分霜重曉來千里書傳吳山秀處洞庭邊不夜深  
星出初徧  
好事寄來禪侶多情將送琴仙為怜佳果稱嬋娟一笑聊  
回媚眼

又

醉透香濃斗帳燈深月淺回廊當時背面兩張  
何况臨  
風懷想

舞柳經春祇瘦遊絲到地能長鴛鴦半調已無腸思把久  
絃再上

又

念、欲歸未得過、此去何求都緣一點在心頭忘了霜  
朝雪後  
要見有時有夢想思無處無愁小窻若得再綢繆應記如  
今時候

鵲橋仙

風清月瑩天然標韻自是閨房之秀情多無那不能禁常  
時而今時候  
雲低攏紅潮微上幕畫梅寒初透一般偏更惱人深時  
更把眉兒輕皺

又

雲收盡纖塵不警萬里銀河低桂清冥風露不勝寒無  
計學雙鷺並駕

三聲斷寶釵香遠空賦紅綾小研庾郎知有幾多愁怎  
柰向月明今夜

踏沙行

綠遍東山寒歸西渡分明認得春來處風輕雨細更愁人  
高唐何在空朝暮

離恨相尋酒狂無素柳條又折年時數一番情味有誰知  
斷魂送征帆去

又

還是歸來依前問渡好風引到經行處絕聲啼鳥又催耕

草長柳暗春將暮

潦倒無成踈慵有素且陪野老酬天數多情惟有面前山  
不隨潮水來還去

鷓鴣天

節是重陽却斗寒可堪風雨累尋懽維辜早菊同高燕聊  
楫殘蕉共小欄

浮螳嫩炷烟盤恨無鶯唱舞鷺空驚絕韻天邊落不許韻  
顏夢裡看

又

濃麗妖妍不是粧十分風艷奪韶光牡丹開處應難比繁  
富尤疑過海棠



須子細更端詳爛霞梳暈朝陽千金未足酬真賞一度相逢一斷腸

又

避暑佳人不着粧水晶冠子薄羅裳摩綿粉飛瓊屑瀝蜜調水結絳霜

隨我小蘭堂金盆盛水透牙床時時浸手心頭慰受盡無人知處涼

又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來好處輸閑地堪嘆人生有底忙心既遠味偏長須知麤布勝無常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

菴源是故鄉

朝中措

臆窮天際傍危欄密雪舞初殘表重江山如画分明不似

人間

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嘆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祇負魚竿

又

暮山環翠繞層欄時節歲將殘遠雁不傳家信空能嘹唳雲間

客情無盡歸心易感誰與忘年早晚流凝望帆催卸風竿

翰林豪放絕  
拘欄風感彫殘  
一旦荆溪仙了  
筆頭換聚時  
間  
錦袍如在雲山  
頓改宛似當年  
應笑深陽哀尉  
鮎魚依旧  
綠竿

阮郎歸

朱唇玉羽下蓬萊  
佳時近早梅  
惜花情味久安排  
枝頭開未開

夢欲斷裁恨難裁  
香心休見猜  
果知何

何妨入夢來

朱唇玉羽湖湘間謂之倒桂子嶺南謂之梅花使十二月半方出

採桑子

子席上送少孫子金陵

相逢未几還相別  
此恨難同細雨濛  
一片離愁醉眼中  
明朝去路雲霄外  
欲見無從滿袂仙風  
空托雙鳧作信鴻

如夢令

回首蕪城舊苑  
還是翠紅深淺  
春意已無多  
斜日滿簾飛燕  
不見不見  
門掩落花庭院

臨江仙登凌馭臺懷感

偶向凌馭臺上望  
春光已過三分  
江山重疊倍消魂  
風花飛有態  
烟絮墜無痕

已是年來傷感甚  
那堪舊恨仍存  
清愁滿眼共誰論  
却應臺下草不解  
憶王孫

又景修席上再賦



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十分雖然公子暗招魂其如  
抬眼處俱是舊時痕

酒到強尋歡日路坐來誰為溫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  
絃上意重為拂桐孫

醜奴兒 謝人寄臘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知  
嫩黃染就蜂鬚巧香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未起時

青玉案 用賀方回韻有所禱面作

小蓬有泛曾行路這身世如何去：了還未知几度多情  
山色有情江水笑我歸無處夕陽香：還催暮練淨空吟  
謝郎句試禱波神應見許帆開風轉事諧心遂直到明年

雨

更漏子 借陳君俞韻

暑方煩人似愠悵望林泉幽峻情會處景偏長心清聞妙

香

寶幢低金鏤碎竹影相陰牕外新重舊、愁新空嗟不見  
人

漁家傲

洗盡秋容天似瑩星稀月淡人初靜策杖縈紆尋遠徑披  
昏膜隄邊擗毋閑相並  
遙思去舟魂欲疑一番佳思從誰詠憔悴歸來如獨星知  
何境沉、但覺烟村迥

南鄉子

春後雨餘天  
姪姘黃鸝勝品絃  
榴葉千燈初報暑  
階前祇有茶甌味最便

身世絕踈躑  
自覺年來更可憐  
欲問此人何所似  
綠延看取窓間墜柳線

又

綠水蒲池塘  
點水蜻蜓避燕忙  
杏子壓板黃半熟  
隣墻風送荷花几陣香

角簟襯牙床  
汗透鮫綃畫影長  
點滴芭蕉踈雨過  
微涼盡角悠、送夕陽

又

睡起遠回塘  
不見啣泥燕子忙  
前日花梢都綠遍  
西墻猶有輕風透暗香

步懶恰尋床  
卧看遊絲到地長  
自恨無聊常病酒  
淒涼豈有才情似沈陽

又端午

小雨濕黃昏  
重午佳辰獨掩門  
巢燕引雛渾去盡  
銷魂空向梁間覓宿痕  
客舍宛如村  
好事無人載一樽  
唯有鶯聲知此恨  
殷勤恰似當時枕上聞

又

淚眼轉天昏  
去路迢迢隔九門  
角黍蒲棹無意舉  
凝魂不



為當津畔痕

腸斷武陵村骨冷難同月下樽強泛菖蒲酬令節空勤風  
葉蕭、不忍聞

驀山溪 少孫泳魯直長沙舊詞因次韻

青樓薄倖已分終難偶尋徧綺羅間悄無個眼中翹秀江  
南春曉花發亂鶯飛情漸透休辭瘦果有人相候  
醉鄉路穩常是身偏後誰謂正歡時把想思番成紅豆千  
言萬語畢竟認成虛章台柳青、否魂夢空搔首

減字木蘭花

亂魂無據黯、只尋來路燈盡花殘不覺長更又向闌幾  
回枕上那件不曾留夢想遍畫星、一滴秋霖是一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詞曲

減字木蘭花

隄長春晚冉冉渾如雲外見欲語無門略許鶯聲隔岸聞  
錦屏綉幌猶待歸來留一餉何事遲、直恐遊絲惹住伊  
又次韻陳瑩中題為深道獨樂堂

瑩中詞云世間拘礙人不堪時渠不改古有斯人千載誰  
能繼後塵

春風入手乘自事應隨處有與衆 恰何似幽居獨樂時  
觸塗是礙一任浮沉何必改有個人、自說居塵不染塵  
謾誇千手千物執持都是有氣候融怡 取青天白日時

又次韻陳瑩中題幸深道寄傲軒

瑩中詞云結廬人境萬事醉來都不醒鳥捲雲飛兩得無  
心惚是歸

古人逝矣舊日南窓何處是莫負青春即是昇平寄傲人  
莫非魔境強向中間談獨醒一葉殘飛便覺年華太平歸  
醉雲何矣認着依前還不是虛過今春有媿科川得意人  
又得金陵喜報甚從趙景借酒

揉花推柳一夜陰風八破牖平曉無雲依舊光明一片春  
掀衣起走欲助喜歡須是酒惆悵空樽擬就王孫借十分  
走一  
作舞

天門謠 次韻賀方回登采石娥媚亭

方回詞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歛與  
閑人燈覽

待月上潮平波艷塞管輕吹新阿濫風滿檻歷數  
西州更點

天慙休論險盡遠目與天俱占山水險稱霜晴披覺正風  
靜雲開平激灑想見高吟名不濫頻杳杳落沙鷗數點

好事近 與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楊姝彈履  
霜操魯直有詞因次韻

魯直詞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  
處有真珠承睫

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酒負十  
分蕉葉



想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情騰雙睫  
七絃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恐近來情緒似風秋葉

又

春到雨初晴正是小樓詩節柳眼向人微笑傍欄干堪折  
暮山濃淡鎖烟霏梅杏半明滅玉笋莫辭况醉待歸時斜  
月

再和

上盡玉梯雲還見一番佳節惆悵舊時行處把青、輕折  
倚欄人醉欲黃昏飛鳥望中滅天面碧琉璃上印鸞、新  
月

浣溪沙 和人喜雨

龜坼溝塍草壓隄三農終日望雲霓一番甘雨報佳時  
聞道醉鄉新占斷更開詩社互排巖此時空恨隔雲霓

又

雨暗軒窗晝昏強歌纖手俗金盆却因涼思謝飛蚊  
酒量羨君如鵠舉寒鄉憐我似鷓躑由來同是一乾坤

又

聲名自惜猶時鳥日月何嘗避覆盆是非都付鬢邊蚊  
解後風雷終有用低回囊檻要深蹲酒中聊復此乾坤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歸  
路長

鴈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雲山千萬里

又

青梅又是花時節粉墻把青梅折玉鞵偶逢君春情如亂雪

紅絲牽不斷誰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酒深情更深

雨中花令

休把身心擱就着便醉人如酒富貴功名雖有未畢竟用

誰守

看取刀頭切藕厚薄都隨他手趣取日中歸去好黃待黃昏後

又王德循東齊瑞香花

點綴葉間如繡開傍小春時候莫把幽蘭容易比都占盡人間秀

信是眼前稀有的消得千種美酒只有此兒堪恨處管不似人長久

留春令

夢斷難尋酒醒猶困那堪春暮香閣深沉紅窗翠暗莫羨顛狂絮

綠滿當時携手路懶見同歡處何時却得低幃昵枕盡訴

情千里

踏莎行

紫燕啣泥黃鶯喚友可人春色暄情玉孫一去香無音斷腸最是黃昏後



寶髻懶梳玉釵斜溜凭欄目斷空回首薄情何事不歸來  
謾教折盡庭前柳

又

一別芳容五徑寒暑回文欲寄無鱗羽多情猶自夢中來  
向人分度流如雨  
夢破南窓愁腸萬縷那聽角動城頭鼓人生彈指事成空  
斷魂惆悵無尋處

南鄉子

夜雨滴空階想見尊前賦詠才更覺鳴蛙如鼓吹安排惆  
悵流光去不回  
萬事已成灰只這些兒尚滿懷剛被北風吹曉角相推不

許時間入夢來

萬年歡

暖律才中正鶯喉競巧燕語新成萬綠陰濃全無全點芳  
塵門巷朝來報喜慶佳期此日光榮開華宴交酌瓊酥共  
祝鶴筭椿齡 須知最難得處雙鳳翼一對和鳴造  
化無私誰教特地多情惟願疏封大國綵牋上頻易佳名  
從此去賢子才孫歲、長捧瑤觥

樂語 附

賞花亭致語口號

懽難得而易失要在追尋時去速而來遲尤宜愛借况安  
萱榴用事蜂蝶退飛江亭倏變於清和春物頓驚於蕭索

昨日歌聲舞節更復何求明朝樂事賞心未應必得且據  
目前之勝遇聊為醉裡之佳期伏唯 官才 海內無雙  
治為天下第一圖境遂沉於夜析編氓自樂於年豐既此  
無所用心當知不飲非計况賓僚俱是賢俊復樂部莫非  
選掄從容四座之綢繆成就一時之盛麗 適之際會不  
揆荒蕪上奉華筵輒陳口號  
綠陰初合燕歸來煮酒新嘗換撥醅不獨江山想王謝須  
至賓客盡郢枝十分歡意休教剩萬斛愁心亦自開倒載  
從他路人笑更將何處作春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

羅大夫墓誌銘

太平為州當始熟溪上大江自東來至西北別為支江滙  
溪水於西而南溪水清支江之水濁其分也畧不相染州  
人以其分各有所况而其清則分也公諱彥輔字經世  
為太平人少依青山讀書雖家人見之亦有時人有就見  
者非所願見輒避去書無所不讀下至雜家藝學亦皆通  
貫五與鄉里奏名中嘉祐四年進士第調建昌軍南城尉  
以捕盜賞移揚州江都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知江州湖  
口縣丁父憂服除知江寧府溧陽縣辟江南東路根究稅



如漢傳 卷四一八  
役司勾當公事轉秘書丞遷太常博士賜六品服進屯田  
負外郎通判宿州未行辟同農寺主簿降一官監江州稅  
丁母憂服除還所降陞朝散郎通判和州追稅後賞所得  
官久之還所追知池州以朝請郎知睦州未行得請管勾  
江寧府崇禧觀加朝奉大夫遂告老以元符三年七月六  
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四即以九月八日葬公于白紵山崇  
寧五年七月十七日改卜于山之南公曾祖諱德祖諱祖  
明父諱貫皆不仕父以公故贈中散大夫母康氏追封永  
康縣太君周氏封壽安縣太君娶趙氏封安福縣君五男  
子成甫正夫忠甫餘未名與正甫皆先公卒成甫饒州司  
理叅軍亦已卒忠甫以上舍生貫而未第三女子長未行

而卒次嫁里人鄧鴻諸徽孫男五曰泰已卒餘尚幼八女  
嫁者六二在室公介潔不苟合精悍自勵讀書外無他嗜  
好居鄉里口不挂州縣事與在官者疎於鄉人無少長貧  
富戚之如骨肉有為不善者必召而密教之有一善必委  
曲稱訟之至其忘已之汙而喜自銜鬻盜勢力以欺惑愚  
衆因而有利所者未嘗雷同假借每見必面折之以故莫  
不畏且愛而善類則往之倚之以為重其終也歿之皆盡  
哀到今思之不能也其去南城也有知其貧者袖黃金十  
餘兩邀公于路而贐之公謝曰荷而知我黃金非所可當  
也故邀之曰人無知者受之何傷公笑曰冥冥之間不遠  
左右安得為無知爾忘非愛我也贐者無愧而去湖口僚



吏有訟公沽酒受所增之數是時劉公述知州事得所訟  
即付吏或曰是至毫末而置之可也劉公曰羅湖口廉吏  
也不窮見其實則使終身被誣既曰多取一絲髮之不口  
果得其誣而反坐之先是深陽歲不登道殣至相枕藉公  
至則曰此可緩耶亟請發常平米又勸有米家量力而出  
下皆樂輸而就哺者至不遠百里地賴公以生者不可勝  
計部使者將條其施設而上之公曰救災令之職也飢者  
命在頃刻又况詔令具存其可忽哉人知惜人命令知謹  
詔令而已賞非所覲也司農長多便文自营公事無巨細  
必爭長憲之公知不  
請去宰相直公而高其義曰  
自捧所款而行會尉氏關乃得之公到之二日謁孔子廟

舍宇頽圯塑像半為雨所侵公愀然曰州縣有季風化之  
始也吾師有像尊所歸向也學不葺像不嚴何以施顏面  
以臨斯民首出俸錢補治邑人競相率而應像設館次俄  
一新來季者至不能容仍歲繼有登第者教閱保甲令下  
擢通事舍人劉瑄提舉畿內瑄以驟得用過自矜持按視  
所到吏屬至不敢仰視方闢教場公從瑄至其地輒命公  
引繩以信仗尺公比其下為引瑄色變徐以三事將困公  
公條叙詳諦瑄遽斂衽因厚為容而去既成第其勞為所  
隸之最尋召對比到闕下會元豐末命不果對乃得少府  
簿漫與其長論不合遂撥簿書失銷鑿二三事用以中公  
或強公求直公曰九江去家近奉親良便就使力畜之未



必得直將何求公揖和州前為守者多市公使物更累政  
負民間逋責多公不受一錢而率其下未幾償足所負皆  
曰是終身不可得者微公疇能有之至齋僧誦經祝公以  
為謝真州有司以法不應支錢互用糞運司案其事主吏  
將自引決公被檄推治或從公報其州令具推所公曰意  
猝而互其得已耶姑待之吏聞公語曰是生我也即他營  
以足之公至其已足報吏卒獲免有請致仕者黃牒到而  
疾且革劣能領之責牒者疑而不受公曰弟受之有累非  
尔及也又為具其後事保奏其所得任子恩池之地下歲  
苦水患加之沮洳不能成公葺逋逃卒得百人為役日親  
程之兼責數幹僧募民力伐九華山石為路自是池有城

而水不為患往來者利之有作記以傳其事者強盜得財  
而無所傷邂逅屬縣有訢旱者公即以荒政從事皆寬以  
謙之奏課為本路第一公外雖嚴而中實平恕樂成就而  
惡培刻在官飲食外未嘗買一物遇公使應特送他人如  
例而已獨不納居崇禧部使者以公清介列名而上請還  
公一州公間而難曰晚節末路得從容家居以盡餘日足  
矣為州豈所幸也俄有旨還稅後之賞而有司執文置前  
歲月不為用故大禮後一月方得應任子官或謂公理之  
必可得公笑而不答晚得攝生術強健如壯年耽味禪悅  
遊心內典多得其要妙平居策杖倘徉里巷間見者必卻  
文改容曰異如求如斯人不復有笑顏其壽考無窮也公

如漢集 卷四十一  
四  
一日微屬疾語家人曰我家固寒也但以一節自信縱明日餓死不為介每以人之急難於事而責之則常使有餘地雖不顯而白首退休姑造履瞑目何所憾耶素愛白紵山昔所偃泊以寄吾老者比築庵號妙高當即庵地以為奠謹勿妄求銘誌設求或味平生而有請及尔曹憚而託之是穢我也我既以清白遺而曹萬一至飭粥不繼之不可少屈以違我所戒言訖索裾更衣而逝後其家併日而食忠甫教授一時晚生仰以奉偏親至藜藿不厭及久不請銘者皆所不敢違也公即世十五六年矣州之人每行溪上俯流水而歎曰羅公何在溪流如故公胡不啻永為吾邦之所矜式相與躊躇詠之而不忍去之有流涕者銘

曰涇渭之殊物理所槩時謂於公涇輒未艾霜天皦日而承負塗浮雲何來反說之孤謂不我相胡昇壽考一其終初居晦而長孰得孰失路人舉知珣詞墓道以昭其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

楊判官墓誌銘

無為楊氏自傑次公以文學行義有聞於時外至殊方異國亦知之而以字行以故遂為東南望族其論議激昂舉止淹雅不問可知為其家子弟或席下諸生也當此公時各以其得之者互出頭角卓々相見後于今有抑揚頓挫自為一宗而士論歸之無意辭君次公叔弟諱作字次文與其仲兄俊次思能羽翼所學差池上下冉々雲霄間若不可得而親而愈久愈可愛君持恢廓無停滯重然諾從次公遊官為一時知名士所欽嚮隨所至較藝多占高等晚

登舒王門益信其所傳為不昧鄉校推為前輩場屋以徑  
術取士君首中其選再試復在第一竟不第遂無復進取  
意久之近目有以十科交薦者於是相與勉君出仕君謝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渠敢以退為進而固自背馳耶我  
舉經明之修起家調吉州廬陵主簿或謂君儒者非剽劇  
所長君謹簿書肅期會部折是正無一髮毫不及止官以  
為能解后永豐關今仍歲大歎獄訟充斥即以君揖其事  
凡振貸招集悉能舉其要乃審所繫囚得其乏食而自陷  
於強盜君愀然曰命在俄頃而苟免罪之法意不如是皆  
使之更新既得出懼呼涕淚曰徹吾今君可復為良民邪  
比君去率遮道挽留幾不得行再調池州司理叅軍未到

輒感慨自嘆以謂時非不我予而我自不勉因上書自薦  
曰騏驥也老致遠尚能鴻鴈失郡不鳴為恥得是語者壯  
之群西安州天都定戎寨主簿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方  
時拓漫境土經理疆場有志之士輻輳砥礪而新造之區  
風俗異宜君能以文采學術緣飾以相其事人物細物莫  
不師事之與監池之利重肅關之役資其規畫為多第其  
最積階至儒林郎揖開封府考城令益有治聲達官要人  
引導惟恐後而君以去坟墓久思得並家一官以便洒掃  
調和州防禦判官受八寶恩加承直郎未幾得疾以大規  
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官享年六十五即以其年三月二  
十八日葬君于無為鄉東歷村先塋之次君曾祖諱果祖



如夢傳 卷四十九  
諱明具以文明官雖不顯為當世推重父諱復左朝散大夫母長壽縣太君趙氏娶鄱陽姜氏再娶同郡侯氏三男子洵蚤率汴溱舉進士四女子抱全適從事李敦頤抱真適戴垓皆進士抱素適同上舍出身史經抱王適從事是即俞長源君和而不苟無所不盡誠處已嚴而恕於接物於內典蓋家習也而亦天資所超悟嘗結弥陀社著決定住往生西方論勸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惱誦西方佛名不絕口端坐而逝自號白雲子有錦溪集二十卷嗚呼古人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又曰部婁無松柏信乎造化所種各有其本非尺咫可得而論也次公之學既行于人而君又能資藉紬絳以見於用可謂盛

矣而設施之地猶未能飽足人意豈有所待而然邪待之者亦有所也積厚流遠當知必有所在銘曰

得自是 行靡地 而止此 如命何 弗稼穡

胡取禾 後且顯 銘不磨

郡太君林氏墓銘

大觀三年朝奉大夫宏中嚴吏部員外郎得請監大平州酒稅明年到官適每余相值余稍以遷謫勞之乃曰君恩厚矣吾親年八十四此距家纔隔一水以所得祿為養斗升猶萬鍾也余愧其語已而完補舍次掇拾器用凡所以娛老之備無所不盡即具舟就迎而來有日矣夫人遽得疾吏部謁急歸侍療治祈禱以夜繼日而憂感懼悴見者幾



為出涕未幾竟不起余聞報亟欲親往以問饋粥未及行而訃者且以銘見諉曰吾親以八月八日弃孤遺卜以十一月祔先君中散之兆于和州歷陽縣順天鄉冷水澗之北源願有以銘之先人每中散遊而余未及見於治平間得吏部雖晚其義則弟也銘其可辭邪夫人姓林氏建州建安人自為女子於所事不待教而能事父母惟恐失其意頽出流輦而不以之自異宗族間每歎以為不可及皆曰是雖其配也久之戶外之禽相繼而諉於是同郡徐氏方以文學政事接武華顯獨中散奉偏親畜弟幼妹藜藿不厭而隱然名重閭里既從所委建安葉夫人甚愛其子而憂穉幼之未、有託比每夫俱閭內之事無復經意佐

佑奉承無一毫不至常所憂者率先期以緝迨其婚姻惟視成而已中散仕浸久交游多一時知名士其至必命飲食相與傾盡夫人佐饗飭器不屑其勞亦不以晝夜為難中散執喪夫人之年六十餘矣夫婦皤然履苦塊弔者既哀之具惧其不能勝自歷陽護其柩歸葬鄉域水陸無慮數千里不遺餘力以相見舉既老專以佛事為日用誦其書禮其名未嘗間一日或有以整休為請者輒曰上以薦吾姑中以報吾夫下以備吾日之資幸可勉俟其不能勉休未勉也平居不妄笑語御下寬而有法間有延揖必正容貌整冠裳而後見訓導疊、莫不本于為善自奉養至約喜周人之急其於供施佛家則率先眾人而略不計有



無屬纊之際不啻一語惟掌誦經以至瞑目初以中散通籍封永福縣君又以郎中進封永安以子時中通籍封永封縣太君以閔中任屯田改封永康天子既受八寶單慶中外特許命婦視夫秩為封而閔中在吏部遂封晉安郡太君夫人之先隱德自晦之考諱含章始教子為學曰衍於夫人為兄以進士起家以材武自振終左藏庫副使故贈其父率府副率封其母吳氏壽光縣太君中散諱師回以左朝議大夫捐館舍贈左中散大夫四子父中藤州軍事官時中承議郎剛中安州天人以卒季則閔中也西天范峒次嫁承議命別珽林茲林皆進孟子曰王者

迨息而詩止詩止然後春秋作此特一時之論尔王者之迨蓋無時不在也自採詩之官不繼故深閨之美無以為明其隨地自見而達其天得以合於是道者夫人其可以無愧矣而又典刑所鍾頭有令子雖不克盡其養庶幾無所憾無以愧至於無所憾嗚呼夫人其賢哉銘曰勤儉慈恕見於用柔慧孝愛資之天非天則用豈能見惟用而後知其然偕君子之老五福以脩享而又引之以修年達夢覺于鹿人則知關下文

題高平雜詩後

紹聖四年夏謫獄原州四月推五月二十三日出院人事不復關與盍獨遊息於一堂之上凡三

不能平則聊寓筆墨以遣其  
得之氣隨得

隨葺得詩一  
不精而擇庶幾與

倍語亦足以見傾倒細絳若  
諧詭

請無所不有而卒歸之  
也忽 早衰人所不及者

往、綿 謂且免矣今復見臨則所謂險

直脩嘗之矣不在我者乎則  
艱難者果可以見

窘非邪覽之者  
知也

跋董 求帖

余始至當塗得西講院壁間題字不覺失聲曰吾元章何  
時過比即主僧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其為祖習然  
咄、相逼殆不復能真贗後得是數帖稍索其妙處則往

往過之蓋金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為一時之冠推  
而上之柳誠懸徐季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少爾使年加  
長筆力愈老勁則吾元章未必不為今日之徐柳也崇寧  
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

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脩字文柔姓胡氏世為常州晉陵著姓祖宿歷  
位要顯其子孫族屬多能取美官遂為大族父宗質娶宣  
城施氏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氏約之妹約館閣舊人樂  
善喜賓客公巨人多所親厚故相因習以風範好事互為  
表發文柔當外族盛時獨能於所聞見擇而不隨一時翕  
然以為賢選所宜歸皆侈家達門文柔辭焉於是先人贈  
澄、祿仕敝裘羸馬奉朝謁余方從學者遊有以合姓為  
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可托也乃歸于我事先



人先妣能盡其所以事嫁方數月先人當赴遠官余將從  
舉子試皆不欲余相遠矣柔曰君無矣我為重而使君有  
新婚惜別之議凡晨昏致養我之職也第勉之後先人得  
疾俄病文柔未嘗去其側藥餌不其才不進甫屬續謂文  
柔曰吾幼女及行而不及見以是累爾文柔泣涕承命既  
佐先妣營葬事治家外一意掇拾多取其自隨物為其用  
卒得佳配以行余既出任奉偏親祿不給於養文柔謹甘  
旨均有無脫粟不自厭而門內無間言施夫人孝文柔即  
捥去服飾不如葷血先妣素強其反常文柔每謝曰內失  
吾舅外失吾母可復世間欣艷以相夸耶卒不回先妣棄  
孤遺於京師余羸然在疾傍無一力之助文柔經理促辦

迨護喪歸葬無一事不至凡穿穴封殖率與余分任每舉  
其哀襦運土以送事而手實之其松檟灌溉則涕淚與水  
俱無慮數千本浚無一不禁者父感疾美豎者曰非酌艾  
不能效固請不可文柔泣曰疾已至此得為兒女念輒  
炷香於臂曰願於一炷對一壯至十餘父始覺至嗷呼親  
以手撲去猶不已既喪推毀幾不勝衣掖之乃能行京師  
新闢禪刹召名師主之學者至奔走天下然一方猶未全  
信文柔着懷色衣一飯不粥隨諸學者春問而所謂明師  
者皆印其可上自宗室公卿家往、化之倫類中遂為領  
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亦以是為己任  
崇寧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狀連繫御史獄方



大暑文柔自穎昌兼程野宿追余至京師就教椽地手自  
執爨具獄中餽當烈日烟焰中斯湏不暫捨過者為流涕  
獄詞有所追照而所追偶寄一姻家其長雅不相習文柔曰  
彼吾覺則不可取輒給曰久濶幸一相見先後賂其使令  
而得其處入門則相與破鏢糞篋得所追以出大長驚曰  
一何妙耶亦具以是訴於人聞者曰審有是乎已而曰豈  
古所謂烈女者莫不首肯而嗟賞之不已余既南遷文柔  
相迎於御史府門頷余泣具喜曰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  
乃豐悅過於常時豈不以之介然耶我當與君俱貶所未  
必惡也遂同涉闌闔止旅即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  
陸趨良勞又方庫伏中且久而奈何遂附運糧空舟以行

而舟弊上不能弊果大靈至加雨衣相擁覆兼晝夜者六  
七比舍舟而陸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携暑每增熾率  
達旦命途時藉草以休其乏既即貶所異鄉人情齟齬又  
以罪來上下覲望幾不相誰何蓬蓽蕭然惟薪水相給而  
已文柔間謂余曰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於今日則合眼  
再開未必無佳處要須於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其佳既  
到此尤甚自策一報緣中不味者有幾遂一意佛事朝暮  
禮觀音懺不懈間邀余共之先是文柔三弟各分俸為助  
忽語余曰日月易得食其所分行二年矣此特以我故分  
而元與之約遇赦恩或得免則還之赦來而不及彼不能  
無所望余曰姑少待以成其義文柔曰第還之我亦欲身



履其約也家人輩竊疑其說一日二三禪者相過處留節  
蹇條舉饋文柔皆不以委人既微微覺疾作居兩日遂革  
輒自泚頰更衣屢舉身起欲踰跌而行家人輩幸其生不  
為之掖乃兩手結彌陀印而逝時四年二月四日也氣候  
已暄猶停七日以待其子甫就木顏色光潤如笑嗚呼之  
儀不幸事先人之日短文柔間閨相保於窮約中與先妣  
不異親母子無頃刻暫相捨比終養見遺像必出涕遇時  
享薦獻必親而歷道其平生咨嗟感咽不仕禁於仕不偶  
偶又仰祿為生文柔能使不足為有餘既篤於其姑又不  
忘其父母之愛周旋往來常恐有所不及二家中表矜式  
其所踐而嚴憚之其二親之葬適在數千里外皆輕裝赴

之孤妹自襁褓拊育至及行又親為紉製以待性高嚴喜  
風節自許與重<sup>甚</sup>練達世故喜論事於人物取捨則毫髮不  
借假上自六經司馬氏史及諸纂集多所綜識於佛書則  
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司法而尤精於算數沈  
括存中余少相師友間有疑忘必邀余質於文柔屢歎曰  
得為男子吾益友也余從辟蘓軾子瞻府文柔屢余曰子  
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  
解后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為辨  
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難曰我嘗謂蘓子瞻未能脫書  
生談士空文游說之蔽今<sup>見</sup>其所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  
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



持以論難呼為法喜上人子瞻既貶手自製衣以贖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雅不柰事責已甚常而待人御下必欲如己自始蔬食迄老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易食無鹽酪纔麪糲屬饜爾隨禪者力行受圓炤宗本師記從其門弟子別名守慧而男子長未名而卒次堯行未葬前一年亦已卒一女子嫁餘杭虞奕孝而義甚似其母而明爽疏通不膠於事文字一過眼輒誦為文多魏晉間人語後文柔數日卒內外孫兒女十三人李氏占數滄州無棣後徙楚州山陽今得卜於太平州當塗縣藏雲山之致兩峯下遂遷先人妣以葬而以文柔從葬先人諱頌先妣田氏文柔享年五十八其葬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先以余通籍朝列封蓬萊縣君再以余加大夫階進封南  
南華後以余復官追封靜安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廷  
見于柔儀殿中宮拊之曰是乃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後  
因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顧胡夫人曰能  
文之女何不來文柔適在後遂呼出而賜冠帔文柔生平  
可紀之事固多惜非其地而終不能超見其志宜能文詞  
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伉儷且復所履歷皆人  
所不能堪亦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致加之閨門之外  
或不及徧知苟非親為直書其事則九原之下所負深矣  
輒攬涕而銘之尚恨有所不盡也銘曰生之非艱行之則  
難胡捨彼以即此蓋所遇之適然達我行之必至庶古人

之莫能先或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不曰有婦人焉意求  
仁而得仁矣豈吾銘之弗護

李氏歸葬記

李氏世葬滄州無棣自先祖出仕從于楚州即以葬至  
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從葬乃卜於州之西南安樂  
鄉興重先妣歿亦舉以祔地近何復以蔬鑿變更間為河  
逼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既許自便北  
歸道金陵愛其江山勝麗遂有卜葬之意凡距城百里內  
外求之殆徧而不可得邂逅復過太平得此地為葬蓋當  
塗縣歸鄉尊宿社藏雲山之致西峯下也以大觀四年四  
月十八日奉先人先妣合未葬四喪而葬焉於是先人以

之儀陞朝累贈光祿大夫先妣追封永嘉郡太夫人孫堯  
行以通仕郎江州軍事判官次堯光方四歲曾孫德師郊  
社齊即德孚尚幼先人之女長嫁朝奉郎何景初封德安  
縣次嫁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林邵追封崇國夫人次  
嫁朝請大夫鄭億封同安縣君之儀之女嫁承儀郎河北  
西路提點刑獄虞奕封文昌縣君次方二歲次生未滿月  
堯行之女次嫁虞氏孫徹一未行何氏孫釗儒林郎監秀  
州鹽場鑄將仕郎鎮承儀郎通判明州林氏孫攄正奉大  
夫中書侍郎鄭氏孫燿將仕郎宣州司法叅軍虞氏孫澈  
浸澣渚外孫十五人已嫁皆士族七在室嗚呼先人先妣  
積累之厚其德澤所鍾當有承之者而之儀無似深懼不



克負荷然報施不味庶幾有待焉故詳書之以詔其成其  
 諸具載誌銘今并舊刻石移置墻中來者可以再見也朝  
 奉大夫管勾成都尉李之儀謹記



